

故乡吟

家乡花事

北芳

梨花不语自倾城

梨花，是春天没化完的雪，是文人藏在纸里的灵魂。它不是什么名贵的花，就是春天随手丢在人间的一句软话。

它把“白”字，在山坡上写了一千年。

一身素白，一点杂色都不沾，开得铺天盖地，又开得安安静静。像一夜风把雪吹上枝头，清得扎眼，又不张扬。那是春天最安静的白，也是最有骨气的白。一朵接一朵，一年又一年，把骨子里的干净全掏出来，挂在枝上，晾给天上的云看。

花瓣薄得透光，白得发亮，风一吹都跟着轻下来。雨打梨花最是好看，带点淡淡的愁，却不悲不怨，反倒更显它清清爽爽、硬气又温柔。

梨花一入诗，便自带清气。

“忽如一夜春风来，千树万树梨花开”，雪与花相融，只记得一片浩荡的白；

“梨花淡白柳深青”，是苏东坡笔下温润的春意；更有“梨花一枝春带雨”，将人写得清艳孤高，不染半分尘俗。

老辈人心里，梨花就是干净、真心、放不下的念想。拿它比君子，比初心，比不肯被世俗弄脏的本心。

故乡的梨花，多开在坡上、园里，一到暮春，白茫茫一片，像云、像雪、像月光落满枝，冷清清的，又暖乎乎的，远在天边，又近在眼前。

梨树能活五六十年。小时候，学校小河南边便是一片梨林。每年四月中旬，梨花盛开。午后，老师常带我们到林中青石板上读书。花开得静，落得轻，不吵不闹，我们却在花下高声诵读。置身万朵花海，心早已静不下来。老师一离开，班长便宣布休息，大家提议轮流唱歌。我那时刚看过越剧电影《红楼梦》，便开

口唱了《天上掉下个林妹妹》，一曲唱罢，同学们都看得回不过神，比我还要沉醉投入。那个美好的画面，至今定格在我心底。

风一来，梨花就在念诗。漫山花开，就是春天无声的宣言。雨一来，梨花就在写字。一滴雨落上去，是个顿号；一颗水珠滑下来，是个逗号；花瓣飘下来，是写给大地的省略号——想说又没说尽，想走又舍不得。

在故乡，梨花便是清白坦荡的模样。在纷扰的人间，守一份简单干净，不沾尘埃，自带一缕清光。

梨花不与百花争艳，只守一身素白，撑住春日最后一抹清雅。乡人亦如梨花，做人干净，做事坦荡，守住一颗初心，不被尘俗染黑。待梨花谢尽，枝头便结出青嫩的果实，那是它留给人间最后一句心语，也是它的又一世。

槐花深处是吾乡

桃花谢了，没带走春天的妩媚；樱花落了，没偷走春日的甜美。我徘徊在老刺槐树的绿荫下，静静等你——等你开出翡翠般的花蕾。

人间四月芳菲尽，独有槐花领风骚。胶东丘陵少见参天大树，唯有刺槐随处可见，漫山生长。山坡、沟谷，偏偏就爱长刺槐树，不是特意栽种，多是野生野长，自在又倔强。刺槐树在这片土地上矗立了不知多少岁月，年年抽出了新枝，岁岁绽放如云似雪的洁白花蕊。汪曾祺写槐花，说像下了一场大雪，白得耀眼，这比喻真是再恰当不过。

“槐林五月漾琼花，郁郁芬芳醉万家。”这诗句写尽了槐花的清润，也正合我家乡暮春的气象。“春水碧波飘落处，浮香一路到天涯。”阳历五月，春风一吹，刺槐便吐出翡翠般嫩绿的花苞。只一两工夫，满树就炸开了团团白花，风一来，花穗轻轻摇晃，清甜的香气随山风漫开，甜而不腻，清而不寒，飘过古村，绕过山峦，轻轻落在每个归乡人的肩头。

旧日的浪漫仿佛还在眼前，那些芬芳的诗句，也总在槐花开时轻轻浮现。小时候，我家房子东头，就长着一排老刺槐。树冠撑开，像一柄柄天然的大太阳伞，每棵树上，还都顶着一两个喜鹊窝。老刺槐树干粗壮，我双臂合围也抱不住一半，树皮沟沟壑壑，粗糙却不带硬刺。我们早就仰望着树上的喜鹊窝，好奇窝里有几个喜鹊蛋，像知了那样手脚并用地往树上爬，可细枝上带刺，不敢再往上攀登，只能从乱枝交错的窝缝里隐约张望。想拿长杆捅窝，大人们便呵斥，说捅了喜鹊窝会带来不好的事情，我们只好作罢，随手折几串槐花扔下去。

每到槐花开，大人们就忙着采槐花。用长竹竿一头绑上镰刀，往枝头一伸、一拧，槐树枝就落了下来。刺槐花不苦不涩，清香扑鼻，大人们边撸边往嘴里塞一把慢慢嚼，就像在默读一整个春天的故事。我们小孩子不爱吃那

少油水的蒸渣饭，心里只向往鱼肉的鲜香，却爱闻花香，更爱围着槐树尽情玩耍。满树炸开的团团白花，也开满了我们整个童年。

如今爱吃山野滋味的人越来越多，从挖野菜到采野花，从地下吃到树上。大自然里可食的花不少，能让人真正吃得尽兴、吃得香甜的，槐花首屈一指。小时候我们撸槐花，从不讲究，采的人多，大家都抢着撸，不管花苞还是盛开的，几乎都被撸光。如今人们采摘却讲究了许多：要拣含苞未放的采，盛开的花香虽浓，营养却已流失，还难免有虫咬。

刺槐花的花期仅二十天左右，每年此时，放蜂人便要“追花夺蜜”，在刺槐林旁的空地上摆放蜂箱，支起帆布帐篷。槐花蜜，算得上蜂蜜里的上品，尝一口，沁人心脾，由此便知，刺槐花，是大自然对人类最慷慨的馈赠。

从前荒年，槐花是充饥的粮食；如今日子好了，槐花是舌尖上的春日鲜味。蒸、炸、拌、炒，一碗槐花饭，盛的是胶东最朴素、最真切的春味。

槐花最好的吃法，是先开水焯过，再用凉水浸泡一天，去掉淡淡的青涩气。它最适合和韭菜、猪肉一起包饺子，也可以拌着米面烙菜饼，或是撒上豆面蒸槐花馍。吃不完的槐花，在阴凉处晾干收存，想吃时泡发，就又变回新鲜的模样；或者不要焯水，撸回家就放进冰箱，以后吃时再拿出来焯水，也是一样新鲜。

古有“三槐九棘”，以槐树比喻公卿贤士；唐代又有“槐花黄，举子忙”的说法，踏槐花，便是踏上前程。槐花入诗入典，多带着清雅高贵之气。可在我的家乡，槐花是烟火，是乡愁，是刻在山野间的民生记忆。

花开花落，都是时光。一串串槐花垂在枝头，是岁月摇响的铃铛；一片片花瓣随风轻扬，是春风捎来的书信。它生在贫瘠的土地上，村前屋后，坡上坡下，槐树经风历雨，枝干粗粝得像乡亲们的手掌，却捧出最柔软洁白的花。

苹果花开入清词

苹果花开的时候，春天已经老了。

桃花早谢了，樱桃花也落了，杏花更是连影子都寻不见。只有苹果花，不慌不忙，在山坡上，在田埂边，一小朵一小朵地开着。它们开得谨慎，开得小心，像是知道自己来晚了，不敢声张。

苹果花是春天写给夏天的便条，折成小小的五瓣，夹在枝桠间。

粉白的底色上，洇着一点浅红，像是刚刚哭过，眼角还带着湿意。那一点红，是昨夜的风留在它脸上的吻痕，还是它藏了许久，终于露出来的一丝羞涩？没有人知道。苹果花从不解释。像极了乡间姑娘素净的脸庞，不施粉黛，却自有干净风骨。它没有桃李那般闹哄哄的明艳，也无梨花铺天盖地的清冽，是淡到极致、又沉进心底的白，像农人藏了一整个冬天的心事，终于在暖风里，轻轻绽开。

一朵花开，不过是把心里那点事，拿出来晒晒太阳。一树花开，也不过是把一冬的梦，全部摊开在天空底下，让过路的云朵看看，让歇脚的鸟儿看看，让那个扛着锄头从树下走过的农人看看。

乡人唤它平安花。远望去，一山连着一山的白，不是雪，却胜似雪。雪是冷的，苹果花开出来，却是暖的。它不喧哗，不邀宠，安安静静挂在枝头，把整个春天的温柔，

都收进小小的五瓣之中。蜜蜂飞来，它不推拒；清风离去，它不挽留。开得本分，开得踏实。

苹果花的气味很淡，淡得你几乎闻不见。只有把鼻子凑到花瓣跟前，深深地吸一口气，才能捕捉到那一丝若有若无的甜。风来时，这气味便散了。散在阳光里，散在泥土上，散在那些嗡嗡飞的蜜蜂的翅膀上。蜜蜂驮着这气味，穿过花海，最后飞进那个破旧的蜂箱里。于是，连蜂蜜也有了苹果花的味道，养蜂人割出蜂蜜，在瓶子贴上“苹果花蜜”的标签。

蜜蜂传粉，人们还是不放心的，每天拿着装着花粉的小瓶，和蜜蜂一起在花间授粉，除了风声，除了鸟鸣，还会听见一些声音，是花瓣与花瓣之间的窃窃私语。它们在讨论今年的节气，讨论去年苹果的市价，讨论那个独自守着果园、累得腰弯腿疼的人。

每天，晨风吹过来，所有的花都抖了抖身子，把几滴露水抖落下去，像是替谁流了几滴泪。

那个累瘸了腿的老人，蹒跚着又来到山上，手拿花粉，年复一年，与苹果树相依相伴。看着一树繁花，他张了张嘴，想说什么，终究什么也没说。

他不知道，他心里的那些话，苹果花都替他记着。记在花瓣里，记在花蕊中，记在将来要结出的那些苹果里。

我总觉得，苹果花是最懂人间烟火的花。

它开花，从不是为了入诗入画，也不是为了供人赏玩。不与杏花争清瘦，不与桃花斗明艳，它一开，便带着使命——要坐果，要结实，要在秋天捧出一树一树的赤红。花开素白，果熟艳红，一淡一烈，一虚一实，便是一季完整的山河岁月。

苹果花从来不属于文人笔墨，只属于乡野田埂，属于一户人家一年的指望。它开得低调，不取悦目光，不博取赞叹，生来不是为了被观赏，而是为了被托付，把安稳与期盼，藏进一整年的烟火人间。

花开花落，本是寻常。可立在苹果花海中，心会忽然沉静下来。世间多少繁华，都如桃李一时盛景，谢去便了无痕迹。唯有苹果花，开得朴素，落得沉静，零落成泥也无怨，只将一身精气，尽数交给枝头那枚小小的果实。

落在地上的花瓣，还是粉白的，还是带着那一点点羞涩的红。它们躺在泥土上，躺在青草间，躺在那个弯腰瘸腿老人的脚印里。阳光照下来，它们微微地卷起边来，卷成一枚枚小小的书签。

谁要是把这一季的春天夹进书里，来年翻开，一定能闻到苹果花的味道。

每一朵苹果花，都是一个沉甸甸的承诺。到了秋天，苹果花就变成了苹果，完成一个对秋天最真切的约定。